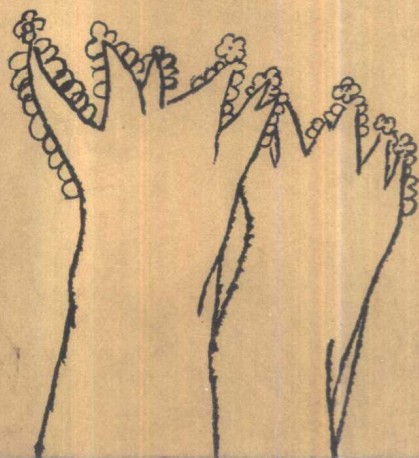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希望文学丛书

啊，青鸟

陆星儿 陈可雄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陆星儿 陈可雄

啊，青鸟

· 希 望 文 学 丛 书 ·

啊，青鸟

陆星儿 陈可雄

出 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发 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：北 京 印 刷 三 厂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9.625 印张 184,000字

1984年4月第1版

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43,200

书 号：10326·3

定 价：1.05 元

新花竞放，新人辈出，这是几年来文学创作繁荣的主要特征之一。它从一个重要方面，证明了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与正确。以发现、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宗旨的《希望文学丛书》，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众多的新人新作的一角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将不断收集选编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，以个人选集的形式陆续出版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作者的大多数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，他们的作品也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，而敏锐的生活观察、浓郁的时代气息，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，则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在迎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中，将预示着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希望。



陆 星 儿

陈 可 雄

作者小传

陆星儿，三十二岁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编剧。

陈可雄，三十一岁，上海《文汇报》驻北京记者。

1968年，他们从上海一起赴北大荒，在军垦农场生活了十年。在那个汇集着一大批同时代青年朋友的特殊环境里，在理想与现实，创造与艰辛，欢乐与痛苦一系列矛盾的撞击下，他们开始思索，并着手写作。从一九七二年起，陆续在地方和中央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关于知青题材的作品。一九七七年底前后，他们分别考入了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、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。

在大学读书期间，他们围绕着当代青年的命运、遭遇及前途，开始合作，创作了两部中篇小说《我的心也象大海》、《我们已经长大了》和一系列短篇小说。此外，陆星儿还发表了中篇小说《美的结构》、《啊，青岛》，陈可雄发表了《杜鹃啼归》、《飞向远方》等。

这部集子主要收集的是他们一九八一年创作的一些作品。

目 录

穿绿邮衣的姑娘	• 1 •
世界的一半	• 22 •
在生活的银幕上	• 45 •
雪停了	• 69 •
啊，遥远的野菊花	• 92 •
 写给未诞生的孩子	 • 118 •
 啊，青鸟	 • 140 •

穿绿邮衣的姑娘

我也说不清楚，自己从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——不论走到什么地方，大街小巷，眼前只要闪过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，总会牢牢地摄住我的目光：看他们怎样骑车左拐右拐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穿行，象杂技表演似的，怎样敲开款式不同的门，迎出笑容同样可掬的人来……我不知道，引起我这不可名状好奇心的，是那些送不完的邮件、报纸，还是那一身邮绿？据《世界经济导报》报道，今年全球性时髦的服装兴的是绿色，因为它更接近大地、自然界的原色，象征生命、活力……不过，那是一种草绿。可眼前的是一种什么绿呢：鸭绿、翡翠绿，还是苹果绿？使人难以鉴别。

当然，什么事情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……

“送信的来罗！”

弄堂口一声叫嚷，紧接着一阵纷沓的脚步声，自行车

铃被拨弄得哗哗乱响。我知道，围在瘸皮匠摊上的小捣蛋鬼们，准又缠上女邮递员了。如果那个“皮大王”在里面，还会怪声怪气地领头唱起可恶的童谣来：

“十八岁娇娇，
二十八岁宝宝，
三十八岁没人要，
四十八岁当柴烧……”

“警察来了！”我探出窗子，气冲冲地恐吓道。小鬼们象耗子见了猫，哧溜一下都躲闪开了。于是，我就看见仰起脸的瑶瑶和她那双弯弯的、半月形的眼睛。她淡然一笑，又微微地摇着头。那神情，不知是感激，还是责备我惊吓了孩子们……

“你怎么穿起这个了？”瑶瑶是我的表姐。第一次见她穿上一身绿得发亮的邮服，我别扭得大叫起来，象个不懂世事的孩子。

“我顶替父亲了。”

“你不是发过誓，不再干送信的差使了？”

“以后我不会再发誓了，不管对什么事情。”瑶瑶的声音轻下去了。她背转身站到窗口，罩在汩汩流进来的阳光里。那绿邮衣鲜亮得象上了光似的，刺晃眼睛。“再说，我曾经喜欢过……”

喜欢？……是的，我没有忘记。十四年前，初中毕业，瑶瑶班里排演了一个苏联青年开发西伯利亚的小戏《娜斯金卡》。她扮演女主人公——一个边疆小邮局的女邮递员。

技术员谢辽沙常去那里写信、打电报，总是故意等在娜斯金卡的小窗口……

瑶瑶从父亲那儿借来服装，细细地缝了几针，穿在身上，上台演出又合身，又精神。她可会演戏了，一些生动的表情，我至今还记得：

谢辽沙向娜斯金卡求爱，把一份写着“恳求您今晚和我一起溜冰”的电报塞进小窗口。娜斯金卡是个单纯、直率的姑娘。她接过电报，马上退了出来：“公民，我不能接受你这份电文！”

说这句台词时，瑶瑶皱起好看的眉毛，脸色绯红，衬着崭绿的邮衣，象朵托着绿叶的红荷。那双弯弯的、半月形的眼睛一本正经，但又透着兴奋和羞怯。看得人心里都甜滋滋的，象一块方糖猛投入沸滚的咖啡里，刹地溶化了。特别是扮演谢辽沙的叶华，总要战栗一下，象被子弹打中了似的……

叶华细高个子，当时是班主席。我断定他准是偷偷爱慕上我的瑶姐了，每次演出完了，他总要等在剧场里陪她回家，这使我又骄傲又嫉恨。但有一次他避到门外去了，“小菁菁，把这张纸条送给你表姐，好吗？”同时他往我手里塞了两颗糖。

瑶瑶的脸色变了，当我把电报纸大小的条子交给她时，惊慌失措的，完全失去了在台上的那种自信，她猛地冲出门去……我吓得赶紧躲到大门背后偷听。

“这算干什么……”这是她生气的声音。

“我……也会等着的……”叶华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。

后面我就没有听见，因为我逃跑了。我怕叶华问我要回糖去，那是两颗玻璃纸的，上面画着米老鼠。……

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回忆，对于幸运的人，才是件快事。而你，瑶姐，已经在生活道路上兜了一个大圈子了……

“坚决响应号召，上山下乡罗！”我在贴满红喜报、铺着石头子的弄堂里，大模大样地来回走着，叫喊着。隔一堵墙的灶披间里，瑶瑶在最后地恳求她的父亲。她口袋里揣着咬破手指头写的“献忠书”和全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——梁震的照片。叶华失了神似地陪坐在一旁。

“爸爸，让我去吧……”

“你没妈……才十七，翅膀就硬了……”

于是，我叫喊得更响了。我不明白，弄堂里的大人们为什么都默默地用异样的、忧郁的目光看着我。只是当披红挂绿、贴满标语的列车开走后，望着呆坐在钢轨上、久久不肯离去的瑶瑶父亲，我仿佛才从五花雾里跌醒。我一头扑在他的怀里，嚎啕大哭起来：“我要瑶姐、我要瑶姐！……”

也许是身板薄弱、个头又小，瑶瑶没有象梁震那样当上女拖拉机手，也没有分到农工排“铁姑娘班”。胖墩墩、笑嘻嘻的军垦某农场第七连连长郝德祥，朝她天真、充满稚气的眼睛瞅了半天，叹了口气，把她留在连部当通讯员。

“什么？我不……”瑶瑶气恼得差点哭出来。那郝连长真会哄人，仍笑嘻嘻地给她讲完了战争时期通讯员的故事，又给她讲垦荒建设中通讯的重要性：这个连队离场部二十多里，象蚊子叫唤的电话又老断线……“瑶瑶同志，你已是兵团战士了，要懂得服从命令。”最后他摊开了手……

后来，当她往团部送报表，吃力地在一大片泥沼里拔着腿，或者当她捧回连里一大堆家信，被欢呼着的青年们象强盗般地抢劫一空时，她对郝连长的怨气完全消去了。而且她发现，这个工作不妨碍她逮着空下到班排去，和伙伴们一起干活。

“瑶瑶，把扳子递给我，大号的！”白天，她总喜欢钻到机务队油拉麻花的小伙子堆里，一起摆弄、侍候拖拉机，把自己搞得也象个黑鬼似的。或者，跟农工排去夏锄。那真叫劲儿！地上是绿油油的杂草，除也除不尽；空中是黑压压的比蚊子还厉害的“小咬”，象集队型的轰炸机俯冲下来。姑娘们用沙巾把头包得密不透风，脸还是被咬得变了形。老职工们干脆脱光了膀子干，“咬吧，臭玩艺儿！咬多了不疼……”

一到傍晚，拖着乏力的腿回宿舍，瑶瑶又和姑娘们一起擦洗。一天最欢快的时刻到了！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，把衣服都脱了。在三、四十人挤得满登登的宿舍里，洗啊，唱啊，取笑啊，怪叫啊。谁又在挑起战火？浇她！……最后，直到一个个都水淋淋的象水鸭子似的，她们才满足地

住了手，在吮水过量的泥地上，咯吱咯吱匆匆地朝自己的衣服奔去。

“南方姑娘臭美，没完没了地洗……”烧水的老曹头向连里提抗议说。于是，郝连长在会上“训话”了。他刚笑嘻嘻地说了一句：“全连就一个锅炉，都洗了，喝什么……”

“头发天天淋在雨里，不让洗，捂着都长虱子了。”嘎绷脆的小瑛子就顶了他。不过，她说的是真话。有一天宿舍里不知谁惊叫了一声：“虱子！”瑶瑶觉得脖颈根也痒痒起来。脱下衬衣一看，黑黑的一长溜，象小坦克似地爬。吓得她闭上眼睛，赶紧把衣服扔下炕。后来，还是瑛子搬来一口大锅，把大伙儿的衣服狠劲地扔进沸水里煮了半天，才扑灭了“虱瘟”和恐慌。

“我们身上谁没长过虱子？那叫光荣虫。不长虱子就没人味了。”一个老职工半开玩笑地说。

会场轰地发出一片嘲笑声。笑声里，瑶瑶看见郝连长无可奈何地摊开手：“这些女娃娃兵！……”

这夜回到宿舍，瑶瑶照了照镜子，然后抄起剪子“嚓”、“嚓”把两根乌黑的辫子齐耳根剪了，又去借了一把剃头推子来。

“你疯了！”在一旁的瑛子想夺过它。“男不男，女不女的，多难看啊！”

“连里有难处，再说，我们是兵团战士……”

“兵团战士要好看也不犯法！我就不信你心里……”

瑛子的嘴真不饶人。

第二天走进连部，瑶瑶才知道自己的模样有多怪：刚吩咐完老职工每家多烧一担水的郝连长吃惊地瞪着她，过了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真成了‘假小子’了……”

“假小子”是当地形容女性特点少的姑娘的绰号。经连长这一叫很快传开了，瑶瑶也不反对它。因为关于十八、九岁少女应该懂得的事情，她好象很少知道。

“瑶瑶，把胸挺起来！”金嫂子的拳头，又在她的背上擂敲起来。

“做什么？”瑶瑶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部。最近她一直觉得胀鼓鼓的，并正为此发愁难为情。

“男人们喜欢呀！”

周围的媳妇、大婶都哄笑起来，瑶瑶羞得满脸通红。她最怕跟家属排一起干活了，这些结过婚的老娘们野得很，讲起话来没遮没拦的，什么都不在乎。一天，在场院里捣粪，金嫂子又指着田野里两头趴靠在一起的牛说：“瑶瑶，快看！那是在干啥？”

“闹着玩呗！”瑶瑶也好奇地看着它们。

女人们又笑得前仰后合，弄得她莫名其妙。“那是一公一母在……”还是瑛子凑到耳边轻轻地告诉了她。瑶瑶又羞又恼，铲起一锹猪粪就向金嫂子的嘴扬去……

也许，正因为瑶瑶简单、纯正得可爱，全连的男女老少都喜欢她，“假小子”、“假小子”亲热地唤着。当然，也有人这样称呼她。

“瑶瑶同志，请把这条标语换上。”团支部书记沈晓雁长着一张娃娃脸，但总蹙着眉，神情严肃而又老成。于是，瑶瑶在黑板报上擦去“屯垦戍边，反帝反修”，又端端正正地写上：“活在边疆干革命，死了埋在北大荒”……

“瑶瑶，你来了！”另一个叫她名字的是卫生员小杨，一见她总格外亲昵。小杨是高个头，白净脸，举止潇洒。在女宿舍背地里“投票”中，他早被瑛子推选为全连最佳“美男子”，不少姑娘倾心于他。瑶瑶对他也有些好感，好几次头痛脑热的她不歇病假，小杨都没有“告发”过。

“瑶瑶，你该怎样谢我？”这天在卫生室里，小杨仔细地包扎好她被镰刀割破的手指头，突然轻轻地按住她手，没有让她缩回去。

“谢你什么？”瑶瑶没有弄明白。小杨的呼吸急促起来，鼻翼激动地翕动着。他猛地用力一拉，没有站稳的她，身子向前冲去。她觉得自己的胸脯擦到他了，耳旁吹来一股撩人的热气：“我喜欢你……”她浑身颤栗了，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控制了她。但她还是用力从他怀抱里挣脱出来。

“小杨，我们不是响应过团支部的倡议……”瑶瑶想起了那条粮食“不上纲要不谈恋爱，不过黄河不成家”的标语。

“现在的口号象神经性皮炎，你都信？连沈晓雁她……”小杨还想搂住她。

“不许你胡说！”瑶瑶坚决地甩开他的手，很快地走出门去。但后来，每当相遇，小杨尴尬地、用带点忧悒的目

光看着她时，她又歉然了，低下头，总好象有一种负疚感，直到秋后她主动要求同老曹头一起值夜打更的时候……

老曹头神气地背着一支老掉牙的“三八式”，而瑶瑶总在怀疑它是否还打得响。所以这天夜里，当场院麦棚里钻出两个人影，瑶瑶刚喝了一声：“偷粮的，站住！”老曹头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朝天放了一枪。“砰！”还真响。瑶瑶吓得捂住了耳朵，只见一个黑影被震倒了。

“老曹头子，你要死啦！”谁知那里传来了瑛子的叫骂声，她一手搀扶起倒地的、有点不好意思的小杨。

这件事在全连炸开了锅：“黑灯瞎火地钻麦棚干啥？”……蹙着眉的女支书主持了团支部的处分讨论。瑛子昂首傲视，站在那里倒象个英雄似的宣布：“我们爱上了，你们处分好了。但我还要嫁给他！”会场乱套了，两种意见争执不下：

“宿舍里哪来地儿给你们晾尿片子？”

“我们建设边疆，不同时也要建设我们的新生活？……”

沈晓雁叹了口气，把记录本上的“处分”两字勾销了，因为她心里也早爱上了一个人。她写了一张纸条交给瑶瑶，让她把黑板上的口号换成：“扎根边疆，创业安家”，和“为革命而恋爱”……

对小杨，瑶瑶现在可以释然了。但每当夜色降临，瑛子和其他几个机灵的伙伴兴高采烈地走过她身旁、出去幽会时，不知怎么的，她心里会涌起一丝淡淡的憾意……

开春的时候，郝连长调走了，场部新派了一个连长来。

第一天早上，瑶瑶特意挑了两大桶热水，兴致勃勃地朝连部跑去。

“什么狗屁的新连长！年龄还没老子大……”走过男宿舍，两个平时难得起早的“老油条兵”，敲着饭盒骂骂咧咧地走出来。

“怎么啦？”她好奇地问。

“真他妈的。睡得正香，屁股上就飞来一脚。”

“你还好呢，”另一个晃着自己发红的耳朵，“看我被揪的……”

这么凶？瑶瑶的脚步加快了。一个身材魁梧的陌生男青年，在连部里掬着一捧捧冰凉的井水，对挑着热水进去的她，瞅也不瞅一眼。他噗哧噗哧地洗着脸，泼得到处是水。他的裤腿也是湿漉漉的，象是在地里兜了一圈沾的。

“我是新任连长李俊堂。谁是通讯员？”过了一刻，他用干毛巾使劲地擦着象刺猬毛一样又粗又硬的短发和红红的脸膛，仍然看也不看瑶瑶地开腔问了一声。直到她应了一下，他才转过脸来。他的眼睛又大又亮，但脸色阴沉，使人本能地产生一种敌意。“怎么是个女的？”

“你要不愿意，就撤我、换一个好了！”瑶瑶毫不示弱地回敬了一句。

“没工夫同你要嘴皮子。”李俊堂把脸一沉，“通知机务排上三号地播种，那儿地干，下得去车；通知农工两个排，加紧把粪送到七号地去，迟了不行……最后，通知连部人员白天全部下地，支援麦播，办公统统挪到晚上！……”